

新中國婦女小叢書



婚姻和家庭
的故事

新中國婦女社出版

0256

婚姻和家庭的故事

新中國婦女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怎樣用社會主義的道德來對待戀愛、婚姻、家庭和
孩子，已經是我們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。這本小冊子介紹
了幾個有關這方面的故事，它告訴我們：愛情應該建立在
什麼基礎上；夫婦之間怎樣做到互相愛護，互相幫助；怎
樣對待前生子女；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從而得
到家庭的幸福與鼓舞，更好地發揮每個人的才能，貢獻於
社會主義建設。這裏又告訴我們：戀愛、婚姻、家庭不是
“個人私事”，不是“小問題”，它是一個人道德品質表現
的一個方面。假若在戀愛婚姻方面腐化墮落的人，對自己
的家庭，孩子不負責任的人，他在思想意識，道德品質上
是不健全的，他不可能成爲一個好幹部或好公民。因此，
每個人不僅要在社會生活方面，而且在家庭生活方面都應
體現社會主義的道德品質，成爲一個思想完全健康的人。

婚 姻 和 家 庭 的 故 事

*

新中國婦女社編輯出版（北京史家胡同二十五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73 號

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006·787×1092 1/32·1 8/7 印張·40,000 字
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400 定價：0.18 元

定價：一角八分

目 錄

- 真摯的愛情，美滿的家庭……………任 遠（1）
- 可愛的家庭……………劉潤芬（8）
- 陳邦本工程師的婚姻故事……………田 慶（15）
- 蔣興珍和楊廣波……………周樹熙（23）
- 可貴的愛……………王 亮（30）
- 孩子又得到了幸福……………恩 德（35）
- 悶悶不樂的人……………康·馬赫洛夫（42）

真摯的愛情，美滿的家庭

——駱淑芳和丁長久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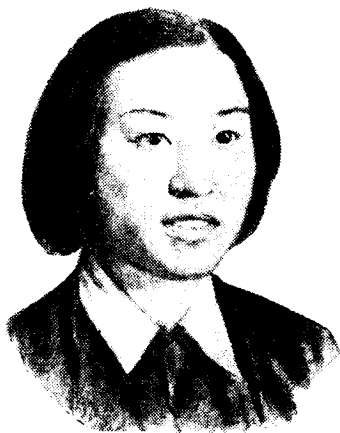
任 遠

濟南仁豐紗廠織布車間裏，有兩面光輝的旗幟——駱淑芳和丁長久。

駱淑芳在車間裏是產量最高，質量最好的織布能手，一九五〇年她到北京出席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時，還見到過毛主席，大家都很敬愛她，丁長久也早已經認識她，敬愛她了。可是駱淑芳認識丁長久却不然。車間裏人很多，有看車的，修機器的，上油的，掃地的……幾百人，駱淑芳祇是和姊妹們在閒談中聽到：全車間修機頂好的保全工，是個濃眉大眼的青年人，名叫丁長久。駱淑芳祇能暗暗尋思：“到底是哪一個？”

一天，大家圍着台子打乒乓球。忽然“啪”的一聲，球像流星般地從網上飛過去；人羣中響起一陣喝采聲。站在駱淑芳身旁邊的一位姊妹，小聲地說：“淑芳，你看！打得多棒，他就是丁長久。”駱淑芳不覺紅着臉笑了，心裏想：“啊！原來就是他。”不覺又看了丁長久一眼。

一九五〇年底，丁長久被調到乙班二組。當時，乙班二組的組長是駱淑芳。丁長久和令人敬愛的駱淑芳在一起來工作了，心裏覺得又高興，又光榮。他被一種崇高的情感激動着，常常情不自禁地對小組的同志們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在全國勞動模範領導的小組裏工作，可不能落後啊！”駱淑



芳呢，覺得自己頭回當小組長，缺乏經驗，處處需要大家幫助；領導上把丁長久這樣一個人人誇獎的青年人，調到她組裏來，真是一口說不出兩個“歡迎”！

駱淑芳在一九五〇年到北京開全國勞動模範代表會議時，帶回來很多書。她爲了加強組內同志們的學習，就拿出來讓大夥讀。丁長久本來是個愛學習、愛鑽研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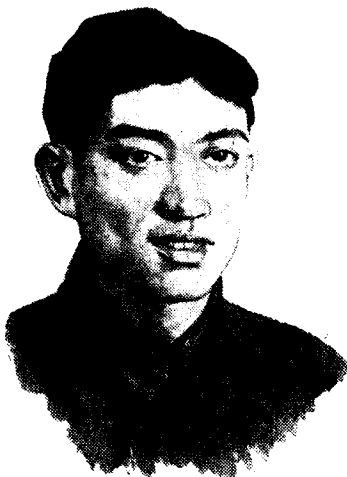
小伙子，看到這樣多的好書，像得到寶貝一樣，一有空就像個用功的學生，拼命地讀，常把吃飯和休息都忘了。有時，他看到對自己幫助大的地方，抽業餘時間東奔西跑地把組內同志召集起來，和大夥一起學習。丁長久火熱的進取心，和關心大家的精神，駱淑芳嘴裏不說，心裏可着實佩服。

駱淑芳是山東省總工會執行委員，又是濟南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，常到外面開會。開頭，駱淑芳看着那一排排整齊的織布機，像媽媽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孩子，總有些放心不下，心想：“我走了，小組裏的工作誰搞呢？”

一次，駱淑芳又要出去開會了，丁長久瞧透了她的心思，趕忙從車道裏走出來，兩手搓着油泥，羞澀地對淑芳說：

“不用牽掛生產，只管放心去開會吧，組裏我來負責。”說完，趕忙跑回車道去了。

從那以後，不管駱淑芳出去開會的時間是長是短，組裏的事情井井有條，生產有增無減。駱淑芳回廠時，大家搶着



告訴她：“組長，你不在家，丁長久在組裏起作用可真大啊！”她想對丁長久說句道謝的話，但心裏衡量好幾次，總感到不好開口，只是一個人暗暗地想：“丁長久這人真行！”

夏季，天氣熱，紗難紡，布難織，是紡織廠最困難的日子。

一九五一年的夏天，仁豐紗廠恰巧又購進一大批弄棉花。這些棉花紡成紗，粗

細不勻；天氣又悶熱，一個人看十幾台織布機，不是這裏斷頭，就是那裏夾梭，有的女工開不齊車，急得直哭。

困難來了，怎麼辦呢？駱淑芳在黨的指示下，召集大家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，同志們都很焦急，一時想不出門路，有的在困難面前退縮了。這時，丁長久沉着地講讀“紅軍長征故事”給大家聽。

樹蔭下人們圍成一圈，靜靜地聽着丁長久唸出的一字一句。紅軍爬雪山，過草地，長征兩萬五千里的英雄事蹟把大家深深地感動了。學完後，一致提出：“學習英勇的紅軍戰士，決不向困難低頭！”

這時，一般工人只能看十幾台車，駱淑芳却能看二十四台，而且織出的布質量好，數量高。丁長久幫助駱淑芳總結了她的織布工作法，介紹給大家。就這樣，乙班二組的工人都提高了看車能力，克服了織弄紗的困難，還帶動了其他小

組。

織綉紗的任務過去不久，丁長久接到了修復高速整經機的任務。這工作是困難的，既沒有圖紙可看，又沒有同樣的機器可參考，所有的只是兩千多個大大小小的零件，簡直愁煞人。但是丁長久像着了迷一樣的白天黑夜地鑽研。

這天，車間裏吃飯的紅燈亮了，駱淑芳隨大家走進飯廳，但她打了個圈又跑回車間。原來丁長久還守着一堆零件在捉摸。駱淑芳等着他，招呼他同去吃飯，並說：“這是黨交給你的任務，我相信你一定會完成。有什麼困難找大夥商量，別一個人死啃，累壞了身體。我們都等着你修復成功的勝利消息哩！”簡短的幾句話，給了丁長久很大的鼓舞，經過一番艱苦努力，高速整經機終於被他修復了。丁長久在廠裏受到了獎勵，還受到青年團山東省團委的表揚。當他上台領獎的時候，他想到了黨的領導和團的教育，他想到了同志們的幫助，另外，他還想到了一個鼓勵和關懷着他的人——駱淑芳。

仁豐紗廠座落在濟南市北郊。工廠外面有着清澈的小河，夏末秋初池塘裏開滿了荷花。工人們下班後，常到這地方來談心或散步。在勞動中感情一天比一天密切了的駱淑芳和丁長久，下班後也常到這裏來研究工作，談談心，或互相提意見。

丁長久還不懂事的時候，母親就死了，九歲進了工廠。從小是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來，沒有人疼，養成獨立、頑強、艱苦、進取的性格。駱淑芳雖然是父母雙全，但在舊社會裏，也是吃不上，穿不上。和她同樣大的孩子揹着書包上學去了，她却被迫到工廠裏當童工。她對舊社會，深痛惡絕；對現在和將來，充滿着深摯的愛和希望。兩人談起過去吃的苦，

受的罪，很多地方一模一樣。談着談着，他們之間感到更親密了！

一天，駱淑芳下了夜班就出去開會，開了一天會回來也沒有休息就上了班，第二天車間裏研究生產，她又參加了。這樣的事別人也許注意不到，但丁長久却看在眼里。他心裏熱辣辣地說不出這是疼，還是愛，下了班走出走進的感到不安。最後，他鼓起勇氣找到駱淑芳說：“你這樣對嗎？你不應該不休息啊！”丁長久嘴裏責備了駱淑芳，心裏却想：“她對工作這麼熱情，多麼叫人愛，又多麼叫人掛心啊！我應該好好向她學習，把工作幹得更好。”

丁長久見工程師有本紅皮精裝的“紡織手冊”，借着看了兩回感到對工作幫助很大，自己也想買一本。但他父親剛死，手頭錢緊，那書的定價又挺高，只好看着眼饞。這事，不知怎麼傳到了駱淑芳的耳朵裏，她就把自己捨不得花的幾塊錢給了丁長久。丁長久也常聽駱淑芳說缺乏領導小組的經驗，一次他買了一本“怎樣當小組長”的書送給駱淑芳。有時還到圖書館裏借書來給她看。兩人文化程度差不多，有了書就經常在一塊研究。

有一次，丁長久感冒了，躺在床上，痛苦地恨自己爲什麼病倒了，不能上班。駱淑芳平時省吃儉用，這時却買了麵條、好菜，親自送到了丁長久的床前，勸他吃飯，勸他安心養病。丁長久又是感激，又是高興。他除了決心快點養好病，更積極地生產外，長期藏在他心裏的念頭，也更加強烈起來了。他想：“我能愛上駱淑芳這麼個人，一生有多麼幸福啊！”駱淑芳嘴裏不說，心裏也一樣地想着丁長久，愛着了丁長久。

有時，駱淑芳星期天回家，也約丁長久同去，駱淑芳的

母親——駱大娘，是個思想進步的老媽媽，看他們兩人一塊回家，一回，兩回，三回……，駱大娘把閨女的心思瞧透了。星期天做什麼油餅、麻汁餅、包子等好吃的東西時，總是多做一份。
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，駱淑芳要到上海去開會。她臨走的晚上，照例去找了長久交代小組的工作。下了夜班以後，兩人走到工廠的後操場上，談了工作，又談學習；談了過去，又談將來，夜深了，還在談着。可是，他們倆心裏的那句話都在嘴皮上，却總說不出口。最後，還是丁長久先說：“你還有不瞭解我的地方嗎？”駱淑芳說：“沒有！”丁長久又問：“咱倆能永遠在一塊嗎？”“怎麼不能。”駱淑芳乾脆地回答。從此兩人驚在肚子裏的心思，算是談開了。

駱淑芳從上海回來，人們都嚷着他們就要結婚了。不久，廠裏掀起了轟轟烈烈的“三反”運動。那時，他們都忙的恨不得把人分幾下裏去，結婚哪還顧得上。直到一九五二年七月，他們才結了婚。婚禮是在廠裏舉行的，又簡單，又熱鬧。廠裏的人都羨慕地說：“看人家這一對，真美！”

兩人結了婚，團結互助搞得更好了。爲了相互督促，他們經常訂兩人公約，按時檢查個人的工作和學習。他們進步很快：駱淑芳被提拔成了織布車間的副主任；丁長久也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。他們在工作中，都不斷有新的貢獻。

丁長久家裏房子小，兩人就住在駱淑芳家。丁長久有位繼母，過去母子感情不太好；現在，駱淑芳把她照顧得見人就誇她的好兒子好媳婦。駱淑芳的爸爸和媽媽，多少年來就愁着只有一個閨女，怕老來沒靠手，丁長久下了班就像是親兒子一樣照顧他們，老倆口子望望閨女，看看女婿，美恣恣地說：“要不是解放了，俺那孩子哪能這樣舒心地過日

子！”

人在幸福的日子裏，會感到時光過得特別快。不知不覺駱淑芳和丁長久結婚已半年多了，人們覺得他們倆更親密了。是的，他們是更親密了。譬如駱淑芳晚上在廠裏開會，丁長久就是沒有事，也常常在廠找點事做，等駱淑芳開完會一同回家。

一九五三年九月廠裏要選拔幾個優秀的保全工，到青島去學習“一九五三保全工作法”。沒問題丁長久是被選的一個。當時駱淑芳懷孕快臨產了，她聽到這消息就鼓勵丁長久去。

丁長久從青島回來，駱淑芳已生了個小寶寶，兩人說說笑笑給孩子起個名字叫小明。你叫一聲，她說一句，真是說不盡的高興啊！小明滿月不久，廠裏要送幾個幹部到青島紡織工業學校去學習，領導上讓駱淑芳去，可是考慮她有小孩。駱淑芳聽到這消息，急得她忙向黨講明情況，孩子有她媽媽照顧。領導上答應了她的要求，丁長久也想到自己在青島學習的情況，高高興興地歡送駱淑芳走了。

駱淑芳在青島紡織工業學校學習，丁長久在廠裏也上了職工業餘中學。這一對從小沒踏進過學校門口的人，現在都是新型的中學生了。他們在不斷的通信中，除了像以前一樣的互相關心，鼓勵外，又增加了一項內容，那就是小明的事情。他們倆為着一個共同的理想——把祖國建設成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，要讓自己全副精力發揮得更美麗。

戴澤 韋江凡插圖

（原載“新中國婦女”一九五四年第五號）

可愛的家庭

劉潤芬

每逢想到我的家庭，想到我的爸爸、媽媽，我就感到幸福！

一到星期六，學校的活動結束後，我興高彩烈地回到家，弟弟妹妹們早已從學校回來了，他們愉快地來迎接我，好像很久不曾見面似的。估計爸爸媽媽快下班了，我就領着弟弟妹妹們到門口去迎接。三歲的小八妹早就等急了，見了爸媽總是最先跑向前去，讓爸媽輪流抱一次，這幾乎成了她的習慣。爸媽一進門也總是先問：“都來齊沒有？”然後熱鬧的晚餐開始了。這是爸媽為孩子們早已準備好的較豐富的晚飯（平常他們是節省的）。吃飯時小三領着小妹妹們在另一桌上吃，一切準備工作都由他來做。小三平常很調皮，可是在這些地方，就顯示了他的組織能力，他是小妹妹們的司令員，妹妹們也都自覺地服從他的指揮，飯桌上有了什麼糾紛，小“司令員”很快就給以合理的解決。

我們很愛爸媽，我們更尊敬爸媽，在各方面他們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在他們共同生活，艱苦鬥爭的二十多年中，為了黨的事業，他們相互鼓勵着、體諒着、幫助着，共患難，同甘苦，結成了深厚的感情，發揮了革命的同志愛。從他們的經歷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原來爸媽是舊式家庭包辦的婚姻。媽媽叫劉淑清是個農

村婦女，沒有唸過書，結婚後不久，就跟着爸爸離開了家鄉。當時爸爸已是共產黨員，在某縣城做地下工作。爸從沒有因為媽是一個農村婦女而在思想上厭棄過她，相反，媽像千百萬勞動婦女一樣，在舊社會受盡壓迫，爸更同情和愛護她。縣裏沒有女黨員，開展工作有困難，爸首先考慮着最接近他的“羣衆”——自己的老婆，於是爸就有意識地給媽灌輸一些簡單的革命道理。有時和爸爸一起作革命工作的同志，到我們家來聯系，爸就讓媽到門口去望風，並且告訴媽這些同志都是幫助窮人鬧翻身的，是我們的好朋友；那些在縣城裏當官的國民黨狗腿子們，就不讓窮人過好日子，把革命同志看成眼中釘，所以要小心注意他們的破壞行動。媽受過苦，她心裏明白，她愛爸爸，也愛那些作風樸實的人。因此，她每次都很謹慎、負責地來完成爸爸交給她的任務。在爸的幫助、影響下，媽對共產黨有了一定的認識，後來也被吸收為共產黨員。

媽入黨以後，他們的生活就過得更有意義。不少到我們家聯系過和逗留過的老同志，提起媽都對她非常親切。當時爸媽已調到北京做地下工作，同志們在和敵人殘酷的鬥爭中，生活非常艱苦，他們到我們家來，媽待他們比自己的親兄弟還親。那時，敵人搜查得很嚴，同志們隨時有被捕的危險，媽總是盡自己一切力量來照顧和掩護他們，不使黨遭受損失。雖然爸的收入很微薄，還拖着我們三個孩子，媽寧肯自己受些苦也要照顧他們。一次，有個同志要調到別處去工作，路費不夠，媽悄悄地捲了一床被子送到當舖，湊了點錢，讓他順利地走了。她看到同志們白天黑夜地在外面奔走，忙得沒有一點閑着的時間，她就偷偷地把他們脫下來的髒衣服給縫洗得乾乾淨淨。同志們都感激地說：“劉建章同

志的愛人真好，可愛護同志呢！”爸對這些反映很滿意，也很安慰。媽能做好黨交給她的具體的工作，這就更促使他們感情的融洽。爸也就更主動地抽空幫助她學文化，從“夕、女、口”學起，媽逐步地認識了很多字，能看懂報紙和書。

媽媽還擔任了地下交通工作，這個工作是危險而艱巨的，媽克服了一切困難，對自己的工作慢慢地熟悉起來。有一次，組織上要她從北京到某地送一份很重要的文件，當時，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，車站上檢查得非常嚴格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完成任務需多大的勇氣和機警啊！媽一手抱着弟弟，一手牽着我，沉着地走進了月台，檢查員檢查她的鞋、襪子，甚至連頭髮結都搜查到了，然而他們什麼都沒檢查出來，文件夾在弟弟的尿褲子裏，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。每當爸爸媽媽同時出門時，他們相互商量好，文件由媽媽帶，瞞過敵人的眼睛。同時，媽明白爸爸為黨擔負着比她更多更重要的工作，為了黨的利益，媽寧願自己多担些危險。爸媽在工作中共同克服了無數次的困難後，互相就更關切了。

抗日戰爭中，爸爸帶着隊伍在冀南打游擊，媽媽領着我和三個弟弟住在游擊區，到處是敵人的據點，鬼子經常出來掃蕩，有時在寒冷的冬夜還要帶着我們四個孩子轉移三四次。雖然環境是那樣艱苦，但媽媽從不願意增添爸的麻煩和思想負擔，使得爸爸能夠毫無掛牽地和敵人作鬥爭。她自己還堅持工作，她到那裏，那裏就成了交通站。

環境越加惡劣了，媽只得帶着三弟離開了我們到了太行區和爸在一起，把我和兩個大的弟弟分別寄在老鄉家裏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我們是多麼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媽媽。但我們並沒有哭，媽臨走時說：“打走日本鬼子，就和爸爸來接你們。”

一九四五年，抗日戰爭勝利了，“爸媽會來接我們的”這一信念，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是那麼堅定，我想法找到了弟弟，我們整天盼着爸媽的來臨。媽媽終於回來了，而且還帶了三弟和兩個妹妹，我和弟弟多高興啊！我們一步也捨不得再離開媽媽了。媽也再捨不得離開我們了，她不怕路途多艱苦，堅決帶了我們六個孩子，通過敵人的封鎖綫，徒步到了張家口，我們終於見到了爸爸。解放戰爭中環境仍很殘酷，然而我們全家就沒有再分開過，爸媽堅持工作，我們堅持學習，直到解放的紅旗插遍全中國。

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，在和平建設的環境中人們都懷着希望開始了新的生活。我們的家庭生活過得更融洽更幸福了。我確實覺得爸爸媽媽的關係比過去更加密切。全國解放後，祖國的建設發展得那麼快，工作需要每個人不斷提高，緊緊跟上去。媽媽曾經因自己文化程度低苦惱過。當爸在石家莊鐵路局工作時，媽因為不熟悉路局的業務，工作不好分配，爸就鼓勵她：“做什麼工作都是革命工作，沒有名義同樣可以為人民服務。鐵路局的職工家屬就需要有人進行工作。”媽接受了這個意見，就深入到職工家屬中，一家家去串門，和職工家屬的關係搞得非常密切，慢慢地把她們組織起來，還成立了縫紉小組和婦女識字班，終於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成績。現在爸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任副部長，媽媽就在鐵道部託兒所工作。

媽媽文化程度較低，當然在工作中有一些困難，但她熱愛孩子，關心着孩子的媽媽們的工作，她願意思一切辦法把託兒所辦好。她盡量多看些關於教育孩子的書籍，認真地聽蘇聯幼兒教育專家戈林娜同志的報告，提出問題和爸爸一起討論。去年組織上同意她到全國民主婦聯婦女幹部學校保育

訓練班學習，她一面學習、一面還工作。媽這種要求學習的精神，不只一次地促使我去戰勝學習中的困難。在這工作中，媽也一直得到爸爸的支持和幫助，他在很多問題上給以具體的幫助，如何做工作總結，如何重視保育員的政治學習問題等。多少年來媽的文化提高得不快，爸總是負疚似地說：

“過去戰爭環境，很動盪，不能堅持幫助你媽學文化。”爸認為在這方面他也負一部分責任。當然另外一個原因是孩子多，談到這一點，爸總是指着我們這羣孩子說：“媽爲你們吃了多少苦頭，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，都是一個個親自把你們奶大的。”爸爸和我們都從心眼裏敬愛這位又堅持工作，又養育了子女的好母親。

爸爸總是盡一切可能，讓媽媽參加一些活動，晚會、電影、話劇甚至蘇聯專家的招待會，他都鼓勵媽去，這樣可以使一個人的思想更開闊一些。爸從不因爲媽的文化低或是小腳，覺得和她一起出去有傷他的大雅。爸爸常說小腳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病態，婦女本身是沒有罪過的。同樣，媽媽對爸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的。爸在打日本鬼子時負過傷，身體不及從前了。因此，她更愛惜他的身體。爸爸工作很繁忙，媽不僅照顧他的生活，也替他安排好回家後安心工作的環境。

爸媽對我們的教育也是多方面的，不但在生活上對我們照顧得很周到，也注意隨時培養我們的共產主義的新品質，提高我們的認識。記得在一九四七年，冀中進行土地改革時，爸讓兩個大的弟弟到一家貧農家和他們同吃同住，大弟才十三歲，二弟十二歲，他們兩就做些小通訊員的工作，讓我參加羣衆鬥爭大會。這種實際的階級教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從此，我們仇視地主階級，認識了他們是勞動人民的敵人。